

李龙云 著

# 万家灯火

附：与世隔绝的30天  
——《万家灯火》创作日记

中国青年出版社



附：与世隔绝的 30 天——《万家灯火》创作日记

李龙云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家灯火/李龙云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ISBN 7-5006-5469-3

I . 万...    II . 李...    III . 话剧·剧本·中国·当代  
IV . 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9180 号

责任编辑: 叶施水

摄影: 李果 西方

平面设计: 高海军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http://www.cyp.com.cn E-mail: shishuiye@sina.com

编辑部电话: (010) 84049126 邮购部电话: (010) 64049424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1168 1/32 7.5 印张 2 插页 120 千字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 84039659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万家灯火》创作的前因后果(代序)

2002年7月，北京人艺新上任的党委书记马欣同志找到我，向我传达了市委及宣传部领导要我回人艺写戏的意见。题目则是就金鱼池危旧房改造一事，反映北京市民近年来物质生活与精神面貌的变化。而留给我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左右，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如此，我周围的人，特别是人艺那些朋友们，却都动员我接受下来。

在征得我所供职的国家话剧院同意之后，8月4日我开始动笔。9月上旬剧本写出了第一稿，稍事修改之后戏就匆匆进了排练场。现在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就是这样一部话剧，题为《万家灯火》。

我感激市委及宣传部领导的信任和器重，感激人艺上上下下对我工作的理解与支持。10月5号当我第一次走进排演厅时，全体演员对我鼓掌表示欢迎，令我怦然心动，心情长时间不能平静……但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我本身能力有限，剧本很难说能有什么质量。惟一令我稍感坦然的是，我尽了力。囿于话剧演出时间的限制，导演对剧本做了删削；演员们出于使戏少出纰漏的良好愿望，自己加进了一些台词。对他们的改动，我没反对。我对所有参与此次合作的朋友们，心存感激之情。

我是北京人。

在我看来,生为一个北京人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历史往往是可以触摸的。

20世纪80年代读《鲁迅日记》的时候,有很多个夜晚我曾到古城去四处寻觅: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中的“补树书屋”;或宣外鲁迅无数次光顾过的那些冷摊、古玩铺旧址;或到八道湾实地感受周家兄弟失和时,弟弟对兄长大打出手时的那个夹道;或到西三条故居——那个著名的“老虎尾巴”与先生互诉心曲……我敬重鲁迅,中国现代作家中真正可以称之为导师的只有鲁迅一人。鲁迅一生的行为和他的全部著作的核心,是他灵魂深处的那种自由意识。

历史真的可以触摸。

2000年夏,为了修改话剧《正红旗下》,我曾只身来到南长街,来寻访一座已经消失了的旧粮店“南恒裕”。整整一百年前的今夜,时值庚子,联军破城之后,老舍的父亲——一名月饷只有三两银子的马甲战死在了这里。我从“南恒裕”起步,途经前海西街、护国寺大街,穿过护国寺西巷走到了老舍的出生地小羊圈胡同……那是一个酷热难耐的夏夜,没有谁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体味着一百年前的今夜,那名死去的旗兵的孤独。他在满身烧伤之后,从正阳门败下阵来,跑到了南长街。我猜他是想回家。而他回家的那条路就是我脚下走着的这条路……

读读明人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读读石继昌先生的《春明旧事》,你会感到北京的每一座坊巷、每一条胡同无不具有悠远的历史。

然而岁月悠悠，那些年逾百岁的民宅，是那样破败拥挤，不堪入目，人们的生存环境是那样艰难困苦。那些身处危旧房中的人们为了改变居住条件几乎不惜倾注一生的心血与劳作。但绝大多数的人靠自身的力量很难达到目的。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政府。

如今的金鱼池像整个北京城一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举目四望，但见万家灯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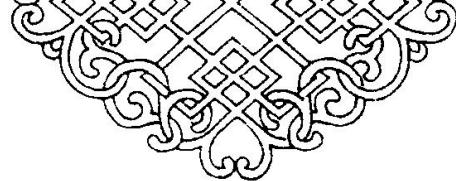
我没在金鱼池住过。我家的故宅距南城榄杆市大街约有一箭之遥。那是一座小小的独家小院，是解放初期父亲用从八个朋友那里挪借来的款项购置下来的，全部购房款是四十五匹大五幅布……

我们的那所故宅，连同那条胡同，用不了多久也将拆迁了。

近几年来，我曾无数次地漫步在儿时生活过的小胡同里。月明星稀的深夜，金黄的圆月高悬在夜空中。小胡同里是那么静，静到能听见胡同深处偶尔传来的老人的轻嗽。儿时的一切呼地涌上心头！老人们讲述的那些故事，儿时听到过的那些童谣与儿歌，包括卖果子的小贩那清亮的吆喝声，它们此起彼伏，刹那间涌进耳鼓……而最令我心动的，是晚饭前母亲站在胡同口呼喊我时的声音。她呼唤的是我的乳名，她是叫我回家吃饭……

李龙云

2002年10月16日



万  
食  
灯火

## 人物表



宋丹丹饰何太太

何太太 何家兄弟的母亲。一家之主，杀伐决断，极有威严。自认为深明大义，教子有方。常因家庭的兄敦弟颐、父慈子孝而沾沾自喜，却又经常处于精神的两难之中：既为儿子们对古文化的执迷而骄傲，又为儿子们不食人间烟火而恼怒。比如，有时儿子们居然让她用死面卷子就五香花生米当午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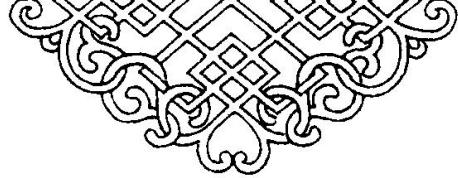
何老大 男。四十来岁，大号何福禧。祖上曾是钟鸣鼎食之家。酷爱书法，因居家小院的山墙已明显倾斜，故以“仄韵楼主”自命。他是“文化革命”前的中专毕业生，现任职京郊某肉联厂技术指导，但自视甚高。终身未娶。极惧怕老母。

张万昆饰何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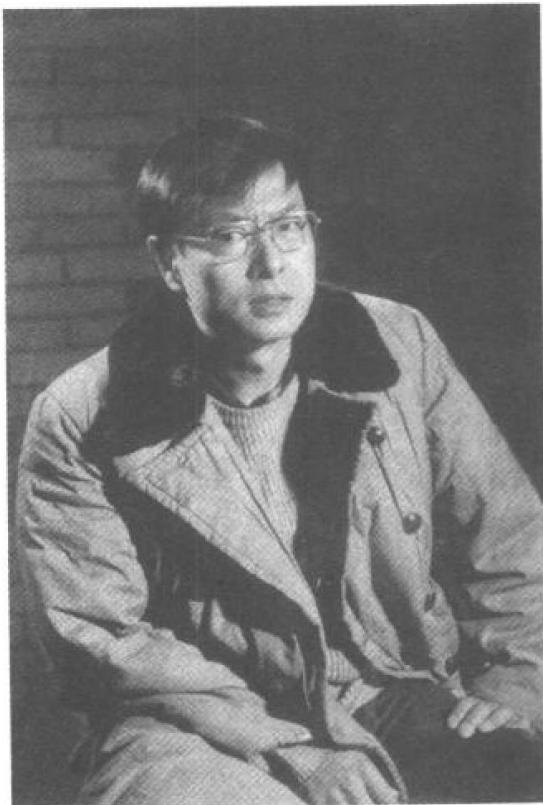


何老二 何老大的胞弟。大号何福禄。酷喜古旧家具收藏。终日沉迷于鱼市、鸟市、委托市场、旧货市场，故乃兄有章相赠“四市风流”。在居住条件十分拥挤的情况下，他的收藏癖好自然造成了家庭内部的尖锐矛盾，最终导致妻离子散。全剧结尾，成为大收藏家。

马星耀饰何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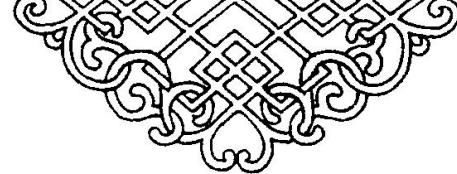


万  
金  
灯  
火



濮存昕饰丁一夫

何老三 男。三十四岁。正名何福祥，笔名丁一夫。某大学社会学系教师。此公由于在七八十年代长年累月穿着件棉布黄大衣，终日像名传教士似的热情而忙碌，最终落下个风雅的绰号“黄衣主教”。他一生都在思考一些全人类的事情，诸如人口控制、沙漠治理、能源短缺……并为此而四处奔波。



万  
金  
灯  
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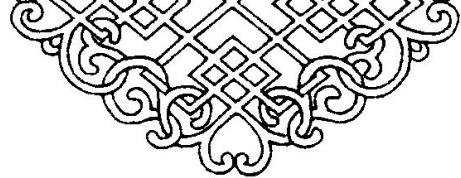
何老二媳妇 大号石玉兰。尽管脸上长着一脸的横丝子肉，但心地并不缺少善良。为了摆脱糟糕的生存环境，靠自身努力考上了夜大。面对何老二固执的收藏癖好，十分痛苦，最终选择了离异。

李珍饰何老二媳妇



四妹 何家的老姑奶奶。像母亲一样杀伐决断，极有威严。起初是帽厂的工会主席，下岗后到街道办事处工作。

王领饰四妹



万  
金  
灯火



**老田** 男。四十多岁。剧中人所生活地区的管片警察，最终升为派出所副所长。口头禅为：“咱们头顶国徽，代表政府”。故被当地居民封为“田政府”。他曾长期住家北京南城，深知百姓疾苦。幽默风趣。

杨立新饰老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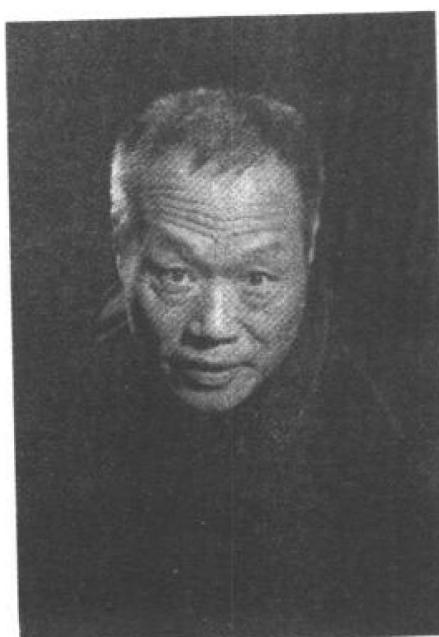
**赵家宝** 男。三十岁。某出版社编辑。人极聪明，说话幽默风趣，极有魅力。他出身平民，父亲是胡同口卖菜的，但却多年来以干部子弟自许。此公是公认的公关天才。他自私，但也有善良、热情、乐于助人的一面，是个非常复杂的混合体。

李光复饰赵家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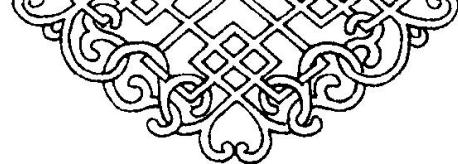
张萌 丁一夫的妻子。二十七岁。灵魂极不安分，多次调动工  
作。她长得很秀气，一看便知是  
那种十分惹人怜爱、又颇有心  
计的女人。渴慕虚荣，最终与丁  
分居。

卢芳饰张萌



赵传玺 赵家宝的父亲。五十  
多岁。晓市大街副食店卖菜  
的。

李士龙饰赵传玺



万  
灯  
火



贾明 男。三十多岁。返城知青。京郊某县文化馆群众文化科干事。酷爱文学，但才干平庸。90年代初曾下海经商，但四万盒带子砸在手里，从而债台高筑，终日为改变生存环境而绞尽脑汁。最终远赴匈牙利，但仍是一无所成。

严燕生饰贾明



肉轱辘 男。三十多岁。返城知青。

王刚饰肉轱辘

# 目 录

第一场	1
第二场	29
第三场	43
第四场	57
第五场	71
第六场	88
第七场	95
第八场	108
第九场	118
第十场	136
尾 声	155
与世隔绝的 30 天	
——《万家灯火》创作日记	165
《万家灯火·创作日记》后记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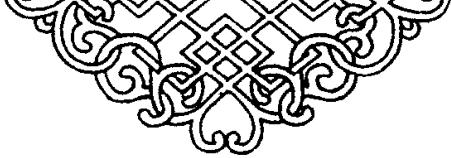
## 第一场

1990年冬，一个瑞雪飘飘的清晨。

这里是北京南城。东晓市大街。

最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这条大街是那样古朴，那样有名气，在有清以来的地方志类的著作中就已屡见著述。大街正中央是一座坐北朝南的朱漆大门。大门的开间是那样轩阔、气派，几乎可与王府比肩。门楣顶端一块巨匾，匾上是末代王爷溥杰先生的四个草体字——金台书院。大门东侧的倒座房的山墙上镶嵌着一块石刻的文物保护单位标牌。

大门左侧的一根电线杆子上挂着一块搪瓷路牌。这是那种老年间留下来的蓝底白字路牌，上书：



东晓市大街。再往左，是一条与书院比邻的南北街巷。这条街巷是南城的另一处古文化遗存——鲁班馆。

抱着鲁班馆的街口，是一座极不起眼儿的小院——何家小院。小院的街门上，一副楷书门对：瑞日芝兰光甲第，春风棠棣振家声。为了演戏方便，小院的门楼与晓市大街折成 $135^{\circ}$ 角。在本剧中，小院的街门几乎永远关闭着。惟一一次例外，是戏到了最高潮何老太太仙逝那一刻，小院的街门打开了！大儿子何老大那悲怆孤独的京胡声从街门里飘了出来，飘向观众席……

整座小院除门楼尚齐整外，上上下下均已呈破败之势，山墙已轻度倾斜，风雅的何老大以“仄韵楼”呼之。

书院对面，马路另一侧的观众席中应该是一所中学——178中，以及本剧所要反映的最主要的生活区——金鱼池。那里十分拥挤地坐落着五十四栋危如累卵的简易楼。

大幕拉开时，时断时续的飞雪变成了细碎的雪花。

十数名市政协委员围拢在书院门口。



此刻，派出所老田走了过来。他有四十多岁，原本是晓市大街这片的管片警察，最终升为派出所副所长。他的口头禅为“咱头顶国徽，代表政府”，故被当地居民封为“田政府”。他说话幽默风趣，因长期住家北京南城，深知百姓疾苦。

老田（跟政协委员们打了个招呼，开始介绍情况，手一指路牌）大伙儿都看见了，这儿叫晓市大街。这趟街，早年间，顺治康熙那阵儿，就街北这半扇儿，叫半壁街。街南边（手往观众席一指）去了河沟子就是水洼子。顶到现在那些地名，像什么水道子、三里河、桥弯儿……都还是打那阵儿留下来的。（手往剧场西北角一指）金鱼池原来也是一片水泡子。南城，晓市大街这一片儿，年头儿多点儿的地方，一个是药王庙，打这往东半站地，现在让11中占着；另一个，（手往西一指）是鲁班馆。这里边原来都是做硬木家具的。龙顺成！盯到现在买卖还开着哪！主要是榆木擦漆桌椅。东西地道！万年牢！有一年，前门外一家饭馆，两拨儿吃饭的喝高了点儿，打起来了！桌椅板凳全成了使手家伙儿！打完架，掌柜的一查，所有的木器都散了架，惟独龙顺成的东西，连块漆皮儿都没